

## 阳光与旗帜

高洪波

当我的笔  
写下“阳光”这个词组  
我感到笔尖发出灼人的热度  
仿佛光线注入我的笔管  
一缕缕流泻在  
平原般的稿纸上  
哦阳光，在沉沉黑夜里  
你是御寒的衣物  
你是温暖的希望  
哦阳光，在寒冷与死寂的旧中国  
在阴霾遍布的旧时代  
阳光像水 像糖 像粮食  
能给一个民族孱弱的躯体  
以最丰富的营养  
让他焦灼的眼睛  
发出生命的渴盼和生存的迹象  
阳光般的时刻  
阳光般的政党  
阳光般的未来呀  
存贮在一百年前那艘红船  
平凡的船舱

当我的笔  
写下“旗帜”这个词组  
我耳畔顿时响起  
呼啦啦的风的呐喊  
还有起伏在旗帜上的  
山川河流壮美的呼吸  
还有点缀在旗帜上的  
烈士们不屈的目光  
我想起一面旗帜  
渣滓洞里一床红色的被面  
上面缀着五颗星星  
马粪纸剪成的五星  
却有金子般的质量  
这面旗帜不华丽  
甚至不合规范  
可它却那么凝重庄严  
制作者们牺牲在黎明的前夜  
可是却有这面旗帜  
旗帜是他们的寄托  
旗帜是他们的信仰  
他们用生命的经纬  
纺织成这面  
血色之旗，留给我们  
像历史留给现实  
像昨天留给今天  
像父亲留给儿子  
这面旗帜承载着  
小萝卜头的童声  
和江姐的呼喊  
这面旗帜闪现着  
叶挺将军的坚毅  
和许云峰的果敢  
这是怎样的一面旗帜呀  
当我凝望它时  
它也凝视着我  
我读出了一种沉重的期盼

阳光与旗帜 此刻  
闪动在天安门广场  
国庆大阅兵的队列里  
阳光灼热而明媚  
旗帜鲜艳而舒展  
在蓝天的衬映下  
银子般的阳光慷慨大方  
铺满共和国每一寸土地  
风拂动旗帜  
旗帜把风的形状  
快乐地展现  
于是，此刻，我写下  
这个庄严的标题  
这是一个民族的抉择

## 长明灯

少  
一

一架木梯搭在水桶粗的槐树上。一个女孩子站在木梯顶端，背靠树干，正吃力地安装电灯。树从公路边冲上来越过房顶，路下是条小河。这样的高空作业有点危险，我不无担忧地提示：“王婷，你可要小心点。”

“放心，叔。”她甜甜地回应我。此情此景，让我不由想起采访王新法的经历。王新法，正是她的父亲。

2017年，我不断听人说，有位年逾花甲的退伍军人，千里迢迢从河北石家庄市来到湖南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义务扶贫，拿出个人积蓄，加上自己的退休金和筹集来的资金，总计100多万元，组织村民修通简易公路15公里，架设小石拱桥6座，还新建了由村民入股的茶叶合作社……自古燕赵多义士，可与薛家村非亲非故的王新法，为什么要倾其所有来帮助薛家村呢？

我非得上山探个究竟。



## 三将台寻访孙犁

陈晔

孙犁把阜平当作“第二故乡”，三将台或许是原因之一。

在孙犁的文章里，三将台写作鲜姜台。也许是战争期间保密的原因，不能暴露部队待过的地方，他用了谐音。1939年，他奉上级指示到冀西，先后在晋察冀通讯社、边区文协、《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工作，投身于民族抗日，用笔做枪，成为一名真正的文化战士。

1939年春，他来到晋察冀边区首府阜平，分到晋察冀通讯社通讯指导科，工作是指导通讯员写作。战时，指导方式是写信。在三将台他给通讯员写信，多时一天要写七八十封。上世纪30年代，阜平“地瘠民贫”，通讯社每天只有三钱油、三钱盐。秋天，通讯社转移到三将台，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依山坡而建。孙犁他们住西坡的几间房，东边是平阳河，他们在河里洗漱洗衣。

8月，我坐长途车到阜平县平阳镇，冒雨又从平阳雇车到三将台。

“村里有没有住过八路军？”

在三将台村路边，几个闲聊女人摇摇头。“1939年呀？那时，还没俺们哩。”她们友好地笑，“问问村里上年岁的吧。”

一座老房前的院里，站着的老人90岁，叫曹德金。“八路军？我见过。村里住报社，晚上屋里嘀嘀响……问我问对啦，年轻人不知道。”

嘀嘀响的声音是电台，报社和

通讯社要接收新闻，夜深人静，正好工作。寂静山村，当时没电灯。报社人在煤油灯下办报纸。

那时，曹德金还小，在村里跑着玩，路过报社房时，听见屋子里传出嘀嘀声。那地方对他很神秘，有站岗的把着不让进。孙犁就住其中的一间。

曹德金老人带我去孙犁住过的旧址。鬼子“三光”政策，把孙犁住的房子烧了。我看到的房子是后来在原址上盖的，因年久没人住也倒塌了。

孙犁在三将台编油印刊物《文艺通讯》。他还帮一位女同志在村里办识字班，教村里人识字。后来，孙犁写了散文《在阜平》，里面有写到三将台，“山下的河滩不广，周围的芦苇不高。泉水不深，但很清澈，冬夏不竭，鱼儿们欢畅地游着，追逐着。山顶上，秃光光的，树枯草白，但也有秋虫繁响，很多石鸡，鹧鸪飞动着，孕育着，自得其乐地唱着，山兔獐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

从三将台村流过的河叫平阳河，是阜平县大沙河的一条支流，汇入王快水库。

看了旧址，我特意来到河边，看孙犁笔下的河。连续几天阴雨，河水涨，两边地里种秋天收的白菜萝卜，有的地方开大片黄色洋姜花。三将台人爱用洋姜腌菜，脆生生，非常好吃。曹德金常见八路军战士们在河边散步，附近沟汊里的核桃柿子黑枣熟了，他们帮着老乡们收秋。

孙犁住的地方有盘石碾，老乡们在这推碾。他常在碾子边和老乡们拉家常。碾盘在路边靠着。曹德金老人说：“是那个时候的老碾。”

1940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阜平。一天，孙犁正在三将台他的小屋里印《文艺通讯》，诗人田间和邵子南来看他。田间是晋察冀有名的抗战诗人。两人亲密握手。田间身后，邵子南穿一身军装，打绑腿，赤脚穿草鞋，大声喊：“久仰——真正的久仰！”

西北战地服务团距三将台不远。没事时，孙犁就沿河滩砂石路去找他们。邵子南编《诗建设》，孙犁对他很尊重。西北战地服务团住的是哪个村，孙犁没写，只给了一段话。我这次来，顺便“落实”这个村。据孙犁“沿河滩砂石路，逆河而上”的描述，这个村当是康家峪村。

我反复问村里几位老乡，感觉就是康家峪村。康家峪村郑新建老人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两个村庄间有片芦苇地，孙犁的《在阜平》提到芦苇，正好吻合！

1940年7月，边区文协成立。孙犁调边区文协，离开三将台。在三将台住了不到一年。1944年初春，他从阜平去了延安。后来，写下中篇小说《村歌》、短篇小说《吴召儿》《山地回忆》等，《山地回忆》入选中学课本。他在阜平生活了5个春秋。关于阜平，他写道：“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

来啦。过阳历年……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来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在“禾场、河滩、草堆、岩石上”，他读鲁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和爱伦堡的通讯。在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里能感受到山地的生活，阜平和晋察冀是他文学艺术的摇篮。

孙犁始终不忘阜平，他曾说：“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他的《山地回忆》里写道：“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曹德金老人总想多告诉我些什么。他的房前有沟，沟里有洞，洞里藏过报社报纸。他颤巍巍地送我到村口。村口两边是鲜艳的洋姜花。从平阳到三将台的路上，经过的每一个村庄，都有这种黄色的花。

雨一直没停，仿佛还在念叨那些远去的文艺战士。在雨天，孙犁不能出屋，就在山坡上的小屋里给通讯员写信。老乡端来一盆新腌的洋姜菜，切成不薄不厚的片儿，白生生，酸溜溜，就着伙房做的小米粥和玉米面干粮，香着呢！窗外，村前屋后也开着鲜扎扎的洋姜花。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孙犁想好了文章里的名字：鲜姜花。

过去，山地也是战地。山地黄花，无论战时还是和平年代，都分外香！

周末从江苏南京去南通，先乘城际高铁，再转市内公交。车上，有个细节令我心头一暖——一位老人上车刷卡，听到一声电子语音：“长寿卡”，我不禁思绪万千。

这一声虽细小，但意味无穷，它不只是功能性的身份验证，更像是一声亲切的问候，一份流淌在城市空间的温情。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里，由这声细微、短促的语音，我们能听出现代城市公共治理的3个“度”。

其一，善待年长者的“态度”。早几年，在不少大中城市，老年人公交出行，“老年卡”的声音提示像一枚生硬的标签，让不少刚刚步入老人的乘客心生抵触。

谁愿意在陌生空间里，不时被一句语音提示为“衰老”？而今，语音的变化正源于城市管理者的态度的转变。当公共政策的制定从管理思维转向服务思维，“您好”“长寿卡”“寿星卡”便温暖登场。

扬州的安排更显细腻：55岁起用“幸福卡”，70岁后升级为“长寿卡”，为不同阶段的老人量身定制“体面”——一声“长寿卡”，普普通通的身份识别，升华为对年长者的尊重与祝福。

其二，人文关怀的“温度”。有网友去甘肃酒泉旅游，乘坐公交时发现，当地老年人刷卡，车上的语音提示是“祝您健康”。短短四字，像冬日里的一杯热茶，暖到心坎里。大江南北，不同城市的提示语音，恰如一张张独特的“声音名片”：北京的“敬老卡”透着尊重，重庆的“爱心卡”满怀温情，在我家乡江苏盐城东台市，那声独特的“寿星卡”则带着喜庆……从统一的功能提示到差异化的温情表达，体现了公共治理越来越贴近个体的情感诉求。这些各具特色的“城市语文”，让制度拥有可知的人性温度。

其三，城市文明的“高度”。这方面，上海的做法独树一帜：当地为65周岁以上户籍老人发放综合津贴，老人乘车时正常付费，可用津贴自主覆盖开销。刷卡时并无特别提示语音，但福利以更灵活普惠的方式传递温暖。如此设计，“无声胜有声”：它不再依赖语音提示这种显性的表达方式，而是采用更尊重个体隐私与体面的隐性设计，同时实现福利的精准落地。这既是公共治理实践的成熟，更标志着城市文明的进阶：最好的关怀，是让被关怀者感受不到刻意的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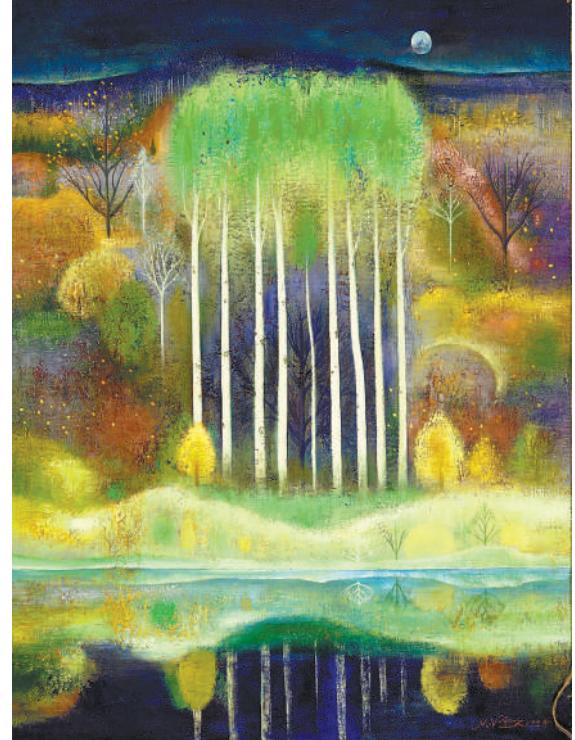
随着科技发展，这声提示音或许还可做到与时节同步。未来，不妨让它更灵动、贴心：重阳时节，可否道一声“步步登高”？新春佳节，能否送上一句“新春快乐”？甚至可以考虑改用各地方言俚语提示：“一声‘侬好呀’，自带烟火气，多有亲切感！”

从生硬的标识到温馨的问候，那些提示语音记录着城市文明的进程。它让人们听见：一座城市的文明水平，往往体现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直抵人心的细节里。说到底，公交卡提示音的“进化”，本质上是城市对“人”的理解在进化——从“管理视角”到“服务视角”的深刻转变。

期待更多城市用心设计这张“声音名片”，让每次刷卡，都成为温暖的问候。

## 金台随感

油画《秋天的约会》，作者刘曼文，中国美术馆藏。



本版邮箱：  
dadi@people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健

也许，你老家的村道如今都是水泥路了。也许，你故乡四通八达的县乡公路，早已铺上了柏油。可你能够想象吗？就在当下，竟还有不铺路面的省道。

从新疆哈密到若羌县罗布泊镇的235省道，400多公里，近罗布泊镇段，是那种含盐黏土。黏土含盐量达30%以上，不断被碾压，坚硬如石，还带棱带锋，最毁轮胎。

罗布泊1999年发现钾盐并启动开发，罗布泊镇因此而建。20多年过去，这段路依旧保持着当年样貌，是生生靠车胎压出来的。

为什么不建等级路呢？原因很简单，这里，是罗布泊！

罗布泊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部，这个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名字，维吾尔语意思是“进得去，出不来”。罗布泊曾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湖，是塔里木河等河流的归宿，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千百年间不断干涸收缩。湖盆中裸露后，盐分结晶成坚硬盐壳，泛着白色。地上不见活物，天上不见飞鸟，人称“死亡之海”。著名科学家彭加木、探险家余纯顺都是在这里失踪、遇难的。

罗布泊被称为“生命禁区”。但就在这“生命禁区”里，国家开发利用集团历经20多年，建设了钾盐厂——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还创造出一个奇迹——两度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个我国科技界、产业界的至高奖项不仅“顶天”——技术先进，而且“立地”——应用广、效益好。一个企业能获一次这个奖，已足以令人敬仰，何况还“梅开二度”？

第一次获奖是2005年，“罗布泊地区钾盐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在认为不可能找到钾盐的罗布泊，探明超大型硫酸盐型卤水钾盐矿。就像当年李四光提

生难忘，她们获得一个让男员工眼馋的超级福利——洗了一个澡。

罗布泊风多风大，每年7级以上大风达200多天，帐篷会飞上天，用盐块垒的屋子回风旋沙。而且，夏天温度达48摄氏度，冬天则为零下30摄氏度，昼夜温差大。于是，就挖“地窝子”住。

这些“地窝子”至今还保留着。它们是从地面往下挖出一个通道后，再向两旁挖一个个洞穴，一个里面住4—6人。最恼人的，是夜里常有盐水泛上来。办公也在“地窝子”里，比住的略高级一点，高出地面几十厘米，这样两侧能透光。许多创业者是国内一流的钾盐开发专家，“罗布泊地区钾盐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就诞生在这样的“地窝子”里。

一部民族复兴史诗背后，是有无数像罗钾人这般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创业者，建设者在为国分忧、默默奉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罗布泊的“两弹一星”故事几十年后才逐渐为世人了解。如今进入新时代，这里发生的事依然鲜为人知。

在罗钾厂区，厂部工作人员自豪地告诉我们，罗钾累计为社会提供了4800多个就业岗位。有位正在阿瓦提县当驻村工作队员的干部说：“我们托万克霍加瓦斯喀克村，罗钾职工就有30个。”

今天的罗布泊镇，已建起十几幢楼房，罗钾的新厂房也在扩建，一座工业新城已见雏形。但一走出小镇，仍然“像到了月球一样”。罗钾人笑着说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多年前，一批新入职的工人，第一次坐着火车到罗钾上完20天班，回哈密倒班休息10天。下了火车，一个小伙子抱住一棵树——一棵绿叶在风中哗哗作响的白杨树，放声大哭。

那个场景，如今时常会在我的眼前浮现……

## 遇见

